

黃克全

關於 「賊」的一點意見

××兄：

今奉接九月份書評書目後，隨即大致瀏覽了一下，書評書目的水準又提高了些，很值得慶賀。這且不

提，我且說說其中一篇評論，即季季的「一個孤立而擺盪的小社會」。不知您有沒察覺，季季這篇評論似乎有點失去焦距，我且吐露幾點不成熟的淺見供您參



考：

其一、東年這篇小說既題名之爲「賊」，其重心應置於賊本人，即使從小說情節架構言亦如是。東年想強調的應是此賊心中的某些情意結，他具某種程度的羞恥之心，是以自我導演了一幕「喜悲劇」，有一個評述方法，即從悲喜綜錯的描敘入手，唯其滲入喜劇感，所以益顯悲愴，則多少可透露出一點悲感。所以，「賊」此篇小說，其實並不在於強調什麼如季季所說「一艘船，就是一個『擺盪的小社會』」云云。

其二、嚴格地說，「賊」是東年的失手之作。我們若將「賊」與芥川龍之介一篇「三個窗子」相較。（其中的第二個窗子），即可看出優劣高下來。我不知東年有沒看過芥川的作品，但「賊」與「三個窗子」情節故事是如此的相似，「彷彿」東年抄襲了芥川似的，但「三個窗子」十分悲沉淒傷，「賊」就遠不能及，其中的奧窔處似乎在於「三個窗子」主人翁是死於自己心中羞恥感的「必然」，而「賊」中林景揚却是死於自己的失算的「偶然」。一爲「必然」一爲

「偶然」，其勁道就不能比並量較了。

東年的崛起是有其理由的，他的小說大體說來很悲沉悵恍，很可指望。比起近年來兩報文學獎所甄選出來的小說強多了，但「賊」却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不知您的看法如何？謹此 祝 暑安

弟 黃克全 拜上

又及：芥川的「三面窗子」其中的第二面窗子的故事梗概：（假如我沒記錯的話）

在某艘日本軍艦上，一位上士正責罰一位犯了某種並不很嚴重的過錯的下士立正於甲板上，下士爲了欲在其部下前面維持其做爲一個長官的尊嚴，而低聲央求上士免其罰立甲板上，而他願領受其他形式的懲罰，只要不在士兵前失去尊嚴即願可，惟上士堅持不准……。這件事發生過後，這位受罰的下士失蹤了，不久，有人發現他自吊在艦上爐管上，只剩下一具枯骨……：